



宋史孫復列傳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

舉進士不第退居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莊淳而增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

娶介適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

諸弟子請曰公不下士久

賤必以子宜因

聞

扶之其

既為

以
八
孫
則
輔

忍

者也於之

所時

秘

魚夕 三 吳隆祚

儒罷之孔直温改得所遺作

州之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通判陵州未

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

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

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主過

之復既病韓琦言于神宗書吏給紙筆其

子 祖無澤就復家得書十二言錄藏秘閣官

先銀

孫明復先生小集目錄

文

堯權議

文王論

董仲舒論

書漢元帝替後

臣事

舜制議

辨四皓

辨陽子

五

寄

答

子船讀論

詩

蠟燭

論學

八月十四夜

縣

孫明復先生小集

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
可廢也彼八凱八正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
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豈
其原

善

書何以言

忠

字

云耶若其
以非也
矣

元者堯也

能舉

也三苗

堯

非

也

能土

不

去才也堯以天

不肖弗堪

厥嗣故命于舜受起于微也

世

程

四岳十二牧夫盡服其德九州四海亦盡蒙其澤

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在不戴則爭且叛

矣堯懼其如是也非堯何以授之于是潛神隱居

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紘也雖積其善也不

三苗四凶雖積其惡也不也堯若舉也凱

盡去三苗四凶則舜也功于天下也是故堯

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任其功著于天下

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

後授之大位也終其也且叛也非堯誰能與于此故子

子曰大哉堯之君也巍巍也惟也

蕩也無能名也煥乎其有也

文也退也若也人也

莫有能見也允也傳也不能舉不能也哉

知聖道齋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二相以天下也。以帝天下之制。如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大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瀆者。是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兢兢羣羣。助君孰師。與鳥獸希別。黃帝觀乾坤。

辨言。以正上下。

見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

著

劇

奉之于後。二帝之間。厥

制。未益。黃帝取。乾。分。上。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

無所增益逮乎虞辛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正以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以陵于一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六世則易何以言于舜陶謨何繫之于虞書耶或曰舜以三十六浦十在

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唐訖與居二十年在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係法為萬七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哉子之問也古之所言聖人之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可加之乎裳示君之可加于臣也衣之不可加于衣示臣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不如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上而下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

杜萬世潛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世有作千制萬
度無 于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 同樂見於家

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
及已致太平意以為文王不能夷商紂于當時取
下于已手有遺憾焉愚甚惑焉竊謂季子之是言也
非知樂者也厚誣于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
則是文王懷二心以事上匿怨以伺其間也歲禍心
乃劄 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
無道若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

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鉞鉞使得征伐
 紂之也于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
 匪懈以事于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
 干紀亂常之事哉噫必事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
 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
 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
 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
 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
 之事君之小
 心也則夫
 之大德不敢

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
 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也
 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
 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
 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此
 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
 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襍亂不經之說以廣其
 異聞耳固不足疑于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
 博達觀樂盡能知興哀而于此也何蒙暗損惑之若

是耶遂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
斯又乖謬之甚者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也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盖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傅嗣立嫡周道也也
國之大者莫大于傅嗣之大莫大于立嫡不可
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
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
生也昔漢祖攜一劍行四海田布衣取天子位斯可
謂真主也及夫禍亂既定嗜慾既起內有嬖寵之惑

外有廢嫡之議羣臣泐泐莫之能止曰元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于巖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仲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一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于無窮斯矣噫萬世

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
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一之下使庶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

孟軻氏荀卿

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羣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鑑以授于漢故立仲舒于孝武之世焉于時大教頽缺學者踈濶莫明大端仲舒曄然有起焉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于心而筆之于書將以緝乾綱

之紐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計策明孔氏抑黜
 百家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首者也噫
 暴秦之後興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
 彼孟軻荀卿嘗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
 遠先王之典經畫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
 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
 大法盛于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以爾若仲舒燔
 滅之餘典經以壞其微言大法希于爾探而索之

駕以為說不其難哉况乎暴秦之禍于戰國之亂
 與新室之懼耶然四子之道一以地而處則皆
 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
 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材伊呂無
 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
 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之不加
 過矣愚謂歆以仲舒威德先覺顧已弗及而訖之
 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于孔氏之明其
 功深矣觀其道也出于游夏遠矣對武大道王道

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何加焉蓋用與不用耳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易有惑于神仙之事目于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其能而逐之兩軍駟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于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于斷矣

辨揚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元以淮
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焉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冀子漢是時不知天命者寧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河又懼來者蹈

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兩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拂人與戕君盜國之十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元勿者蓋以易

緯言卦起於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其八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漢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公元之為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論太元曰具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十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
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言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
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
用儒之實。雖外以竇韋朱為宰相而內以弘恭石
顯為腹心。其宰相但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
房之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
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于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
恭顯。是以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

孝武之業職此哀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
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
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焉噫史固所謂牽文
義者非儒士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
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
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儉人進用碩老
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家之體祖宗之烈
可垂於無窮矣安有哀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
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

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
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昔
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哀亂禍不淺
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寢之于後也且臣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為辨此則辨矣然于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去久而復用諛辭順旨而對之

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嚮之若天哉殿後遂在垣牛得以肆其濶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

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龜穀道進亳人謬忘以祀秦一方進及齊

翁

秉膠藥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公孫卿之徒寢之干後也噫古稱詎有王佐才吾觀詎所陳一痛哭二流涕六長歎息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之而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于言也吾懼後世之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摧躓而諛辭順旨妄言于天子前以起怪亂之階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于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西漢為盛吾觀孝武宏遠聽斷在已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以濟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代肆虐群聖之道燼矣

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改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
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啟
其衷巍然獨出思以後三代之至治也於是
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
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馬噫羣聖之道迨秦而
微孝武則將泯泯而弗章矣武之功也盛哉是時
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向使平津
能內竭乃誠外采羣議以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
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嗟

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
自圖安樂為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
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又嘗稱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位自祿自圖安樂者乎孝
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進
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
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靈
求神僊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茂聞一言
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談可惜

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堯舜予心愧耻若
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無為指上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為也始不求於
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授於天下而天下自授之
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言在歷山而耕焉雷澤
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
及乎孝德升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
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
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
之道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

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之禹此舜之德其
 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
 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堯而終傳之禹此舜之
 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
 哉二堯而下禹舜所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
 上顧伏羲下託文武筆於人誰為萬世法何不曰無
 為而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
 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
 曰齊七政類上帝運六宗入曰堯四嶽班瑞于群后

又曰東巡守至於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
 五禮五玉又南巡狩至於南嶽西巡狩至於西嶽北
 巡狩至於北嶽又曰肇卜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
 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沉竄三苗殛鯀又曰詢
 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
 民阻饑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
 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
 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也
 孔子睹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

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曠非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于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人德而冒虞帝之無為者衆以世之儉佞媮巧之臣或啟導之既不陳虞帝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之說交亂乎其間敗于君德吁可痛也觀其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仁蕩焉

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為矣至綱頽紀壞上僭下偪昏
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
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
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神
其可罔顧肆于人上乎斯可沈惑不聞如是甚也
秦始漢武始則惑于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于長生
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于因果報應之說
終則溺于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
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注漢高祖除秦之暴功

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
為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
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說廁
于其間為千古害故盡擯其說所以然作無為指庸
為帝天下者哉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
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
業傳之于無窮也夙夜兢兢不敢怠荒思得中正純
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職署多箴規藥石
益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
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于富貴而孜孜于
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
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

武之世莫不先崇大子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焉
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吾知之矣執事將俾我邦之
學為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為舜禹
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
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
禹文武^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
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躋吾民為舜禹文武
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雍如也茲

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永舜禹文武之道者必當
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耳今執事既蒞是學也將行
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老能
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
之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
國子也復竊嘗觀于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
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
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對俚之間
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特古不徇

世俗之士則孰克捨于彼而取于此乎由是言之則
執事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
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王建中南京留守推官
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山
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天子次
于執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
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不變于今之世矣復閑
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孜孜布非報事之左
右者非為諸已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

道也執事以為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不可取則
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妄言乎惟執事
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龐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遠矣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治道于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蒞之大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于六經乎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潢汚瀆之中望屬於海也夫可至矣哉嗚呼既歿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亡散漢魏而下諸儒

紛然四出爭為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正以先儒註解大行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板藏于太學頒于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一有違戾于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制左氏公羊穀梁杜

預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耶又不
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于數子
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
之說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
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
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深矣噫專主王弼韓康
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
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
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

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天下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註說而已復不佞游于執事之牆籬者有年矣執事病註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崇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芟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石肩起此豈又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宜亟上言

八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覆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說行之久矣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別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學况我聖人

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
晦迹沈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
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
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於伏羲漸于神農世
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
立度或畧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
中肇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
備此夫子所謂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漢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
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
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
代代有空濶誕謬奇嶮淫麗譎恣之說亂我夫子之道
故不並生之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
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於李唐空濶誕
謬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數數矣非一
賢沒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
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

彼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
之烈其可忽乎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
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
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人呼
張洞李蘊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
烈由龍圖而益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
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國朝
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於張晦
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

也斯文之下哀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
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
牆藩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
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泊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
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
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于我我幸而
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
賦晞覘科第為事獨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于彼而
孜孜于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
速成無以致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
已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

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內者也成
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
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
文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
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摠諸子
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
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
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見陳大人之去就或

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為論為
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辭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
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
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
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
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
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
且近矣曷可望于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
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

者衆矣然多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
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
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污簡冊者乎至
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
非吾之所聞也明遠鑿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
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
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
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監
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父無君之教行于天下
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國之大
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
毀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

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扶天下之民於夷狄之
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
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
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
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洛水橫流
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
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諸謂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
岡孔公為東魯之二年矣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

與復斯文為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
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
其闕已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以
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也吾當訪其墓而表之
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子是符下仰其官吏博求
之果所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
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
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明而忘之復學孔而

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峻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
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譏意予雲能述孟子之
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
盡之又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之景祐五年
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在
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為
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
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於今之世
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毀之所

以為毀也譽之所以為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
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
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
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
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於吾躬無所譽哉故
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

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陽明年春
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王云景祐五
年正月三日記

儒辱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治

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

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

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三道之所由興人

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憲儒者之辱始於

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

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

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給紹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

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
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然也若不爭舉而
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局乎天下於是其
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哀也且夫君臣父
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
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悖矣
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
鼓而攻乎乎凡今之人與人爭罵小有
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
尚其

為辱也大哉噫聖人_也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_也孟
子辱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_之
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
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
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
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
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於茲千餘歲其源流既
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
何故作儒辱

世子蒯瞶論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

傳

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
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
嗣以靖其國卒使蒯瞶父子爭立亂於衛故對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春秋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蒯瞶出奔宋者蒯瞶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瞶於戚者靈公既死蒯瞶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瞶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於後以亂於衛夫蒯瞶者衛公之子也輒者蒯瞶之子也輒既立則蒯瞶無以立矣蒯瞶無以立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

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瞶出奔宋納於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為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瞶者獨無惡乎曰蒯瞶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為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辭也孰謂蒯瞶獨無惡乎然則蒯瞶之篡

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世之者失之

詩

蠟燭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八月十四日夜

銀漢無聲露暗垂玉蟾初上欲圓得素瑟宜先賞明夜陰晴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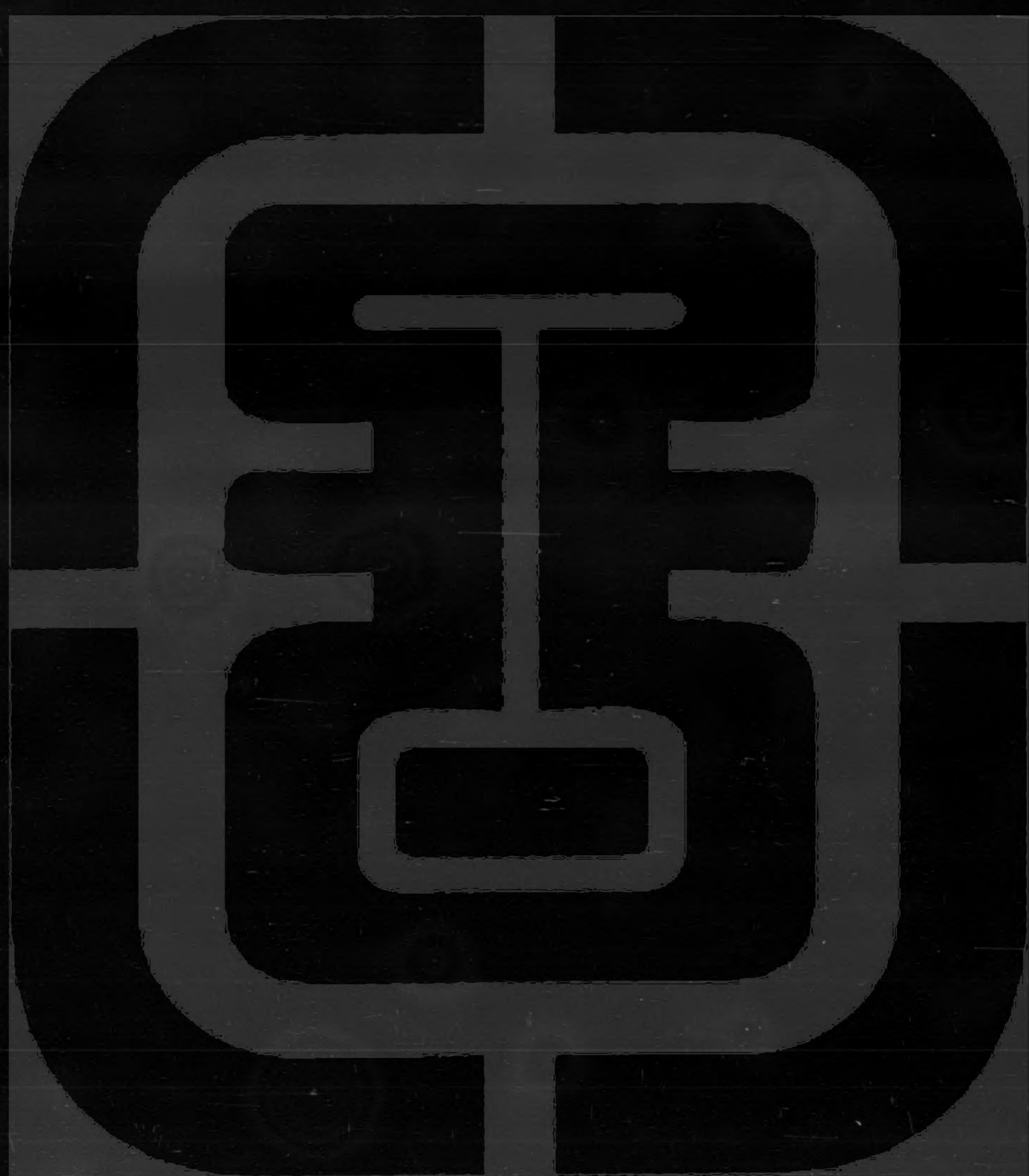
論學

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羽毛鱗介各異

趣披攘攫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爾饑食渴飲無
休時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
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荀卿揚雄氏當時未
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口先驅既學
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斯下哀吁已久勉
思駕說扶顛危擊暗馳聲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是非豐頽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孫明復小集





3